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第二五五號】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社址：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電話：一六四五二

報價（國幣）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實價通用）（一）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五元（二）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三）新聞欄另議

新政週刊　第一卷　第二三期
要英勇的爭取救亡……成伯
抗戰以來廣東金融之動態……李振五
現代應有的政治道德……羅綺歐
戰時縣政工作要點……葉以霖
收復廣東（二續）……鄭染原
戰事前途與戰局的原因（專載）
余總司令勗粵人抗戰（專載）
（零售每册定價國幣三分）

沿江西犯敵已擊潰

我沿江配備已完成

（中央社貴池十九日電）大通以上梅埂、池口、上下江口、李洋沙、烏沙夾、前江口、松林、龍寨、黃□、大渡口，所有上岸敵兵，至十六日六時，已全數肅清，我×副軍長指揮，全線官兵決死抵抗，司令長官特令嘉獎，前線將士聞訊，益感激奮勵。

（漢口十九日電）我對抗戰整個局面新的配備已大致完成，以我實力觀測，對各線侵犯之敵當可應付裕如，長江前線我增援大部兵力以最大決心，必將敵方使援武漢之計劃粉碎，外交方面我亦處處好轉，相信最短期內局面必可開展。

（中央社潢川十九日電）自安慶失守後，終合公路之敵大部集中桃溪鋪約有二千人，有企圖向六安前進模樣，舒縣僅留少數敵人。正陽關有敵約一聯隊尚無動作，定遠有被我游擊隊收復說。

尉氏附近敵被我痛擊

杞縣敵有潰竄勢

（中央社鄭州十八日電）戰事重心轉移後，豫北敵軍陸續東調，南下增援，故豫東方面連日無大接觸，被阻於黃水以西之敵，經我各部攻擊已殲滅大半，現尚有千餘人盤據於尉氏以西，洧川以東，王村，孔庄，馬庄，大橋一帶，十八日復被我某部痛擊，殲敵甚衆，殘敵恐慌異常，連日強徵木材，擬製船奔竄，杞縣扶溝西華一帶決流愈猛，黃水將西華附近之賈魯河大橋沖破後，即分兩股泛濫，一股抵周家口，一股向淮陽橫流。

×××

（電）安邑運城之敵約五百餘名，附砲二三門，十一日由安邑竄至張金村上下王村，十三日有一股竄牛家村一帶，經我軍堵擊，逐漸後退，十五日晚我軍猛擊，仍盤踞張金附近。

敵僞勾結　擬實行雅片專賣

外人深爲重視

（全民社上海通訊）南京「維新政府」爲增加收入起見，受日寇慫恿，擬實行雅片專賣。謂其專賣計劃，大約將以禁手征出之。現在所擬議者爲組織一雅片運銷局，與以專賣之權。過去數月中，謀組織公司者，頗欲與本埠土商聯絡共事，經後者嚴然拒絕，不願與銷售運入之波斯土與熱河土者有所往來。結果，售出之數，殊爲有限，故最近復有運滬之波斯熱河土雖不少，而其實行專賣之議，以之暫緩，各團體代表，現止密切注意此事，因雅片專賣，如果實行，則上海將爲私運雅片赴歐美各國之重要根據地，故現在密切注意此事之發展。

開封中牟間敵擬蠢動

（鄭州十九日電）開封中牟間日敵軍增援，中牟尉氏間復發現敵蹤，黃河決口仍泛濫中，敵運到小汽艇橡皮艇甚多，似有企圖，敵在黃

安邑運城敵逐漸後退

（中央社洛陽十八日電）河西南彈藥接濟困難，武川飛機運送，我在河西作戰殺敵出力之某部移轉平漢線北段某地，防務更形鞏固。

敵遭空前困難

色厲內荏外強中乾

（本報特訊）日本滿想在徐州進行殲滅戰，解決中國之主力部隊，迫使中國屈服，終未能如願。日方現曾聲稱準備奪取武漢，但實際已遭到空前之困難：第一，戰爭延長，軍費浩大，目前已到張羅殆盡，捉襟見肘之境。此次由財閥系之池田成彬出任藏相，即爲財政恐慌之具體表現。第二，增兵已到最大限度，據東京來客談，在火車中，沿途所見，在農田操作者，只見女子，不見男人，大致每家見有小國旗一二面（按插一面表示有一人出征，二面爲二人）。第三，在華用兵之結果，大正年間之軍火已用罄，已不能不動用預備對俄之軍火，（昭和年間所造）。精銳部隊之死亡，重兵器以及飛機之損失，大大削弱對俄作戰之力量。故陸軍對俄派南次郎，荒木，石原莞爾等，認爲對俄，因此極力主張改組內閣，仍取「速戰速決」策略，早日結束戰爭。但由于中國之堅持長期抗戰，日本國力必然消耗殆盡。第四，南北兩僞組織實稱行將合併，然華北之日本特務機關以及漢奸之意見，均甚對立。此事在進行中，必有重大糾紛，使東京政府頗爲棘手。第五，日方在佔領區域中所流通之日本鈔票，軍用票，爲數已達一二萬萬，目前已發生兌現問題。日本國內因現金流出過多，當然無法兌現，不兌現則信用不能維持。我國法幣信用則更加鞏固，日方對此實際問題無法解決，甚爲苦惱。

懷念着的鄭州

本報特稿

楊朔

讓敵的戰馬踐過黃河，自由的火把燃起在中原的古戰場上。這黃塵漠漠肥沃一片的中原地帶曾經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閃過多少鮮色奪目的歷史的奇花，而今天，黃河的潮水是在可悲的恥辱中遭受仇人的血手的侮弄，像是千軍萬馬，翻滾過祖國的大野：田舍，莊稼，人民，牲畜，捲入激漲的浪頭，化成淤助的魚鱉，誰能記下這筆血仇的賬償？

那爲農夫汗水所培養成的莊稼尤其使流淚的難民沾濡着僕僕的涕淚——金黃的，碧綠的，朱紅的，搖擺在南風裏，這將是怎樣一個可貴的豐年，可是，一切全完了！此日，此刻，播植在中原的肥饒的土壤裏的已經不再是黃穀，綠豆，紅粒，而是仇恨的種子，不怕戰馬的踐踏，不怕洪流的汎濫，它自會抽芽，成長，那碩大而驕人的厭仇的果實將是它的偉大的收穫！

中原，孕育着民族的精靈的中原，是在仇敵的鐵蹄下而肢體殘破了。我們失掉開封，失掉許多大小的城池，於今，鄭州背負着隴海路同平漢路交織成的十字架，更以殉道者的堅忍矗立在鬥爭的血泊中，雖然它周身先前所留下的羞恥的烙痕已經夠苦痛了！新的傷痕，更是倔兒殘的惡夢！當時，我從西安轉回漢口，隴海路的行車無時無刻不在空襲的威脅之下。在孝義，在汜水，隨地都可以看見到炸彈的痕跡，燒燬最慘重的卻是鄭州了。大通路，福壽街，這全市的現代建築的精華，殘餘的只有老人一般的搖搖欲傾的牆垣，以及焦黑而零碎的房屋的梁木。這淒慘的景象，不禁使我聯想起搶給難爲大火時的表面。我想起第一次過鄭州時所住的旅店，可是市街破壞得再也認不清舊有的標誌，那所旅店或許也燬成一堆瓦礫了。

這一夜，我宿在一家僥倖的沒有震塌的小店裏，草草地吃點東西，冒着夜色拜訪了一位文藝上的朋友。我幾乎是開頭就說：

「鄭州到底炸了，關老爺（關羽）也不靈啦！」

朋友搔搔鬢角，寂寞地一笑。這是我們兩月前的談話了。那時恰恰是一九三八年的元旦，他留我同吃黃河鯉魚，然後並着肩走出門外。縣城是冷落湫溢，簡陋，處處殘存着中世紀的古老的風味。沿着狹窄的黃土，碾成的街道，我看見許多四尺來深，直徑三尺來長的泥坑，當我聽說這些就是鄭州空防上獨一無二的設備——防空壕，我感覺我們各方面的防禦工事是多麼不夠呵！

可是鄭州的市民還是同呆鳥一樣的快活。不是麼，他們正在慶祝新年呢！我萬萬猜想不到他們竟會迷信一種莫莫的神力在高空中保護他們！

商埠地的情形比起縣城來就逈然不同了：色彩鮮明的國旗襯映着嶄新的寫着抗戰詞句的春聯，把每家店舖的華麗門面裝扮得氣象一新，而整條寬敞的大通路更泛溢着一種濃厚的天下太平的景象！嬉笑聲，猜拳聲，河南墜子的離聽的歌聲，從兩店的門縫裏洩露出來，像是夏夜的蟋蟀，青蛙，蚯蚓……合唱的一部不諧合的擾人的鼓吹曲。

一個縣間的符號浮動在我的心裡：黃河北岸的敵兵已經逼近新鄉；西安，洛陽，徐州，全有空襲；然而鄭州——這個距離前線只有一百多公里，管領着兩條鐵路的交通樞紐的要鎮——竟而反常地揭溢着昇平的快樂，從來不曾受過戰爭的驚擾，豈不是個不可解的謎？

「你不懂麼？」我的朋友總是那麼冷靜。「鐵兒傳說着三種鄭州不炸的原因，隨你歸信那個好了。」

這一，他開始數說起來：

鄭州的市民差不多完全奉祀關羽，認爲他是精神中威力最大的神靈，於今百姓們大難臨頭，關公便出面顯聖了。每次敵人的飛機盤旋在鄭州的上空，看見下邊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什麼全都隱蔽起來，他們雖然焦急，但總尋不着目標。

「多麼靈驗哪！」我不禁叫起來。

「可是他們全都相信呢！」朋友俯視着他的皮尖，又冷冷地說出第二個原因：

「有人傳說鄭州是漢奸的大本營，所以日本捨不得炸死他們的走狗！」他忽然仰起臉，變得微微有點激動。「這個理由當然也不成立，不過鄭州的漢奸可是真多！小漢奸且不談，你看看這邊的民衆，醉生夢死，一點沒有組織，一點活動，就有人說他們反動，說他們有背景，這些關閉民衆的老爺們就是地地道道的標準漢奸！」

但當他說到第三個原因時，他又恢復了先前的落漠的態度。炸彈的威力已經擊破關羽的神異，使鄭州的市民驚惶失措，呼天無靈，可是仍然有人跪在關雲長的石印的彩像前，乞求靈佑呢！

第二天，在蒼白而寒冷的曙色中，當我行將快車離開站台的一刻，我偶然記起昨夜握別時，朋友會輕輕地說：「鄭州不會讓我再住多久了，我們武漢見吧！」我彷彿吞食了一枚未成熟的青杏，酸酸的，在心裡，在眼裡。

鄭州果然變成敵人攻擊的目標了。我們實在不痛惜它的不可免的未來的命運。這同一的命運將會降臨到許昌，臨潁……，所有這些古舊的中原的名城，因爲我們保衛大武漢的鬪門是建立在武勝關上，這個破碎豫鄂邊境的要塞。

在遼潤而肥壯的中原土地上，就讓仇恨的種子深深地播植上吧！有一天，歷史的奇花定會萌芽於這無數的種子，培養在民族革命的血汚裏，絢爛地開遍中原，開遍全中國的領土——我們應該在搏鬥裏爭取這偉大的一天的到來！

爲擴大本市發行網　期待着讀者的援助

親愛的讀者們！首先請接受我們對於你們的感謝！本報在廣州發行以來，得到當地各界尤其是廣大讀者的熱烈的援助，五個半月以來，銷數激劇地增加，但是最近廣州被敵機轟炸以後，本報的本市發行也受了相當的影響，有許多報販逃跑了，有許多書店代售處停了業，因之本市讀者有許多不到他們需要的報紙，在目前保衛華南時期，本報同人各自努力，所以擴大和強化本報發行網這一工作也就增加了它的重要，我在此熱烈地期待着讀者們的協助：（一）將本報介紹給你的朋友，（二）擴大直接訂戶，（三）替本報介紹報販和報童，（四）訂戶及讀者有不能收到本報的時候請告知本報。

勸募國防公債

一、購買本省國防公債，就是救己救鄉救國！

二、要敵人不敢侵我華南，就要購債鞏固本省國防！

三、要撲滅敵機轟炸，就要購債充實空防！

四、多買五元國防公債，即多五十顆子彈殺敵！

國華膠廠
國難愈深，抗戰愈力，生產亦愈不可缺，敝廠本抗戰不忘生產之旨，特聘曾留學英國及曾任陳嘉庚技師，督率全體工友，加緊製造各種國貨生產物美價廉，以供應各界購用，愛國諸君，幸爲留意焉。
廣州河南鰲洲正街十七號　電話五〇二〇〇

時論

在敵機轟炸下的緊急動員

追光

十四日我在「救亡日報」發表了「我們對敵人的獸行應有的認識」一文，主要的從政治上說明敵人瘋狂轟炸廣州的陰謀，其目的是在擴大驚擾與混亂，擴大屠殺與破壞，散播失敗主義，挑撥我們民衆與政府的感情，積極扶持漢奸的活動，我相信，可能有少數民衆，因在政治上缺乏遠見，或多或少會受到其毒害，因此，我們一切救亡工作者，就要在廣大的羣衆中進行解釋，除了揭破敵人這次瘋狂屠殺的陰謀之外，更要以「武裝自衛運動」與「從軍運動」的實際力量去根本粉碎敵人的陰謀詭計。

不過，我們也應當坦白指出由於這次敵機瘋狂轟炸獲得的經驗教訓。

首先，我們應當向英勇的警察，救護隊，壯丁隊，消防隊一切同志們致敬，他們在敵機緊密找尋目標的狀態下與不斷的轟炸中進行工作，他們這種冒險，犧牲的精神，確值得我們認真學習，他們中，有的被難，有的受傷，但是，他們的情緒更高漲，鬥爭的意志更堅決，他們受到了戰爭環境的鍛鍊，成爲堅強的戰鬥隊伍，如果一旦戰爭迫來了，他們將更有把握更能鎮定的去迎接戰爭，粉碎敵人的進攻，同時一般軍隊也有緊張的動員在沿海佈置，使敵人想更廣大的擾亂的陰謀無由實現，這也是我們應該稱頌與發揚的。

但是，在這一大空炸過程中，我們同樣看到了下面的種種事實：

（一）在大空炸之前，充分表現出太平觀念與苟安心理，對敵人更進一步的瘋狂騷擾與進攻的嚴重性的認識不夠，而且將可能而緊急要到來的情勢隱蔽起來不予民衆以真實的指示，積極的動員與準備，大空炸開始後，是毫無辦法的慌亂與逃跑。

（二）政府沒有有計劃的去疏散人口，沒有把都市生產停頓的狀態轉移到擴大農村戰時生產。

（三）收屍隊與救護隊不夠分配，致使許多受傷者沒及救護而死亡，死亡者等到發臭。

（四）積極與消極的防空同樣很差，特別是許多堅固大建築物不開放（如大新公司）與不建築防空室（如永安堂）至遭受無謂的犧牲。

（五）民衆缺乏防空常識，敵機來到時慌亂奔走，炸彈落下時，不會迅速躺下，也有在防空室內吸煙，吵鬧，打架種種情事。

（六）漢奸太活躍，尤其是敵機前來夜襲時最厲害，許多數漢奸已有武裝的配備，河南的漢奸聽說還是有機關槍，與防護的軍警對抗。

（七）國際宣傳的工作做得太不夠。

（八）救亡工作未能適應戰時的情況繼續進行工作，在嚴重與緊急的情況之下，正需要救亡工作的緊急動員，然而卻脫節了，（不是說，不要暫避與疏散，而是未能有計劃的適應當前情況去進行工作，如女壯丁隊，抗先慕協劇團，鋒社劇團文抗文藝組等卻仍能在轟炸中更緊張的進行宣傳工作，特別是學生署期工作受到很大的打擊。）

根據上面的教訓，政府與民衆都應當迅速的緊急動員，完成下面的工作：

（一）加緊防空建設，舉行廣泛募捐運動，建立特別防守廣東的新空軍。舊有的一切防空壕及防空室，應嚴格的檢查與立刻改進，號召民衆從新建築，並加緊一般市民對防空防毒的常識指導教育與練習。

（二）有計劃的避難，有計劃的疏散人口，送民間到墾荒區去，許多失業壯丁鼓勵到軍隊中去，青年學生應以隨軍服務與從軍運動爲目前最主要的任務，其次是組織各種回鄉工作隊，爭取黨政以及各社團的帶助，如果當局事先未有計劃布置，我們應在舟車的行程中，經過各種關係把他們組織起來，或一抵縣城時，只有如此，留得三幾天，把所有鄉間保甲組織起來，才能更普遍的開展救亡運動，更大的充實抗戰力量，我們要以最實際的，羣衆組織力量的答敵人的進攻，只有如此，才不是逃跑主義。

（三）普遍組織里巷義勇隊，維持秩序的任務，同樣負起肅清漢奸，粉碎敵人的僞陰謀。

（四）擴大國際宣傳。有計劃的將大屠殺的通訊，譯成各國文字，連同照片寄出去，並與華僑同胞，取得密切的聯系。每個同胞應盡一切可能向國際友人呼籲，敵人之濫施轟炸不僅是損害華人的財產與利益，而且世界和平都受嚴重損失與直接威脅。

最後我又要提到，救亡工作不應脫節，在最嚴重之下準備進行工作時，應當了解這幾個原則：

（一）工作要緊張，不能如平日一樣散漫，或不負責任。

（二）做事要機警，膽子要大，但不要受無謂的犧牲，更應當有一切防空的常識，敏捷運用。

（三）要有適當的工作時間，盡量避免在空襲的時間中開會接頭，一切約會，都應有預備的時間與地點，縱使在規定時間內遭遇空襲時，警報解除後仍應馬上去指定地點集會起來進行工作。

（四）各部門的堅強要發揮獨立工作的精神，發展獨立工作的能力，準備迎接更困難的戰鬥環境。

（五）要不間斷的進行工作，日常工作繼續進行。

（六）在戰鬥的環境中，各民衆團體更應適應戰時動員的組織，互相之間盡可能保持密切的聯系。

最後，我的結論是：「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之下，完成工作任務的意志要更堅定，犧牲冒險的革命精神要更能學習鍛鍊與發揚，我們要用更積極緊張的實際的工作，用更堅強擴大的組織的力量與行動去回答敵人的瘋狂轟炸。」

慰問被炸傷的同胞去來！

文抗工作團鋒社隊工作報告

迎着熾熱的風，踏在熾熱的太陽的石板里，經過不少像口腔缺了門齒的崩頹傾顏的被炸的市街，我們到達城西方便醫院。

被默轟炸燬的建築物太多了，有時使人對拆卸的牆壁也認做大轟炸中罹難的一部：我們踏入方便醫院的時候，就有這樣的錯覺。

其實，兇殘成性的劊子手，光顧到救治傷病的醫院，也是毫不足奇的！

首先，我們張着旗子跑到辦事處去道明來意，同時把前幾天宣傳募得的一點款子捐出來；辦事人就派了一位職員引導我們去慰問被炸的同胞。

據職員說：目前該院留醫被難的同胞達三百人之多，中間經過死亡或出院，現下還剩下八十多人，分處東西各病房。

在相當整潔的大房里，僵臥着很多崩頭斷足的痛苦的罹難者。無神的眼光直望着我們，像申訴出他們對鬼子的憤怒和對我們的感激。這之間，我們看到一床一床的傷者從別的房間被遷到這兒來。上藥的苦痛和微弱的呻吟聲使我們知道他們的傷是如何的重，我們差點不忍看下去。職員告訴我，爲着治療和各方面的利便，打算把所有炸傷的都集中到這兒來。看着大家正沈着地負担民族的苦難，爲了抗戰喝下了每一聲肉體的呻吟，我們有什麼好說呢？同情眼光的交投，說出了大家的同仇敵愾。至少，在可怕的命運裏那些僵臥着的人兒，是知道外邊有多末廣大的羣衆共同着命運在寄與如何豐富的同情了！

以後，我們還在那位職員的引導下到過很多散處各方的病房。最惹起我們心底共鳴的，是一班給炸傷的小童——我們强健的下一代。他們有的炸傷頭部，腿部……，躺在床上像四羔羊哞哞的悲噑着，只呼喚着他們底媽。深陷的眼眶，只給皮包上的肢骨，誰想到以前會是跳跳躍躍的小乖乖？我們柔愛的眼一個「母親」談起來，希望從她的口里知道更多的事，怎也說不上幾句，可憐的她竟幽幽地飲泣起來了。悲痛的回憶再抑制她的腦海，只得安慰她幾句，我們就同處在憂鬱的沉默之中。

孩子們是民族的新芽，是長期抗戰的支援者，我們大家救救孩子吧！又是一個病房，在這窄狹的床上，臥着一個重傷了腳的少女。她很有條理地跟我們談話。她說怎樣纔盼望她的腳能夠復元，好和生活奮鬪一個熾烈的搏鬥。從她那雙明朗的眼神，我們看出她是如何地追求着生存，如何地痛恨着日本強盜亂她的寧靜的生活！

經過鱗排梯比的病房的過道，看到護士們忠勇細的服務精神，心中生出無可名狀的感激。好幾個熱鮮的外國女人，都跑來爲傷病的人服務，還指點我們一些關於留醫的事。我們更清楚看到，我們無武裝民衆的被屠殺，已博得全世界要好正義的人士廣博的重視；軍事法西斯強盜使暴的魔手，已激起無邊的反抗與還擊了！

最後，我們實傳關于保育院保育難童的情形留下一些保育章程和通知他們登記地點，就在警報還未解除當中離開方便醫院。

仍然是熾熱的風，可是我們底心，已像加上甚麼東西夠，更其沉重起來了！（歐文）

今日進行擴大宣傳

戰時工作團宣傳隊

文化界抗戰協會文藝組戰時工作團，宣傳隊組已發動各團體成立宣傳隊共十小隊，計鋒社劇團已成立五小隊，中國詩壇社已成立二小隊，藝協劇團已成立三小隊，其他各團體的宣傳小隊正在成立中；現由文抗會已將該團成立之經過及各宣傳隊編配情形，分呈省黨部，廣州市黨部，警察局，憲兵司令部備案，並請求轉各機關協助及指導該宣傳隊。

該團特定於今日（廿日）下午二時起，分派各宣傳隊到各區工作。計陳塘區，西堤一帶由鋒社宣傳隊担任。東堤，長堤一帶由藝白劇團宣傳隊中國詩壇宣傳隊担任。高沙，南岸，由藝協劇團宣傳隊担任，民船工會，海幢，由藝白，鋒社，藝協各劇團宣傳隊担任。其他尚有鳳崗，小港，白鵝洲，芳村，花地，各區由其他團體分別担任。

各宣傳隊未出發前，在今日下午一時先在文藝總會集合。討論宣傳。活動的方式，該團特請文抗會常務理事會派員報告團宣傳工作上給以具體指導。

又本市文化團體聯席會爲加緊戰時宣傳動員民衆工作起見，除將留廣州的一部工作同志，參加文抗會文藝組戰時工作團工作外，日內正計劃下鄉進行救亡工作，特定於明日召集各員大會，討論下鄉工作方法，並與本市各團體取得工作密切的聯系。

救亡呼聲盪漾在和順

市婦女會下鄉工作記

「爲了準備迎擊敵人瘋狂的進攻，我們要深入農村建立堅強的堡壘」，這樣，市婦女會下鄉工作組便決定了到南海和順鄉一帶工作去，和順是在廣州的西北，三餘個鐘頭輪渡的航程。

九日的上午兩點鐘，那源安渡便把我們送到那裡了。和順的空氣是沉寂的和平的，（除了敵機過境的聲音），走遍全鄉也發覺不到一條抗戰的標語，其他更不必說。這樣接近廣州的地方，也好讓他依舊平靜下去嗎？我們抱着滿腔的熱情，希望把救亡的種子傳播到這裡來。雖是點滴的力量，但也鼓勵着自己做個開路的先鋒。

第一着，是去拜見鄉長，聯絡當地的士紳。起初他們感到十分驚邪，「這班女子們什麼到鄉下來呢？」且並「拋頭露面的到街頭去，怎成樣子？」

「她們要求借住學校是不行的！」一部分封建殘存的頭腦表示不大歡迎的樣子。結果，他們召集全鄉保甲，父老開會來解決。於是，我們趁這個機會說明了我們的來意——婦女在抗戰中的責任，目前抗戰形勢與我們工作和我們工作的態度。一番誠懇熱昂的解說，生了多少効力。他們租了一個地方給我們居住，這樣，住宿定妥，我們便開始工作了。

晚上，暗淡的燈火下，我們忙着寫標語，畫，宣傳大綱。第二天，晚飯後趁着鄉人乘涼，我們做了一次家庭訪問，人們都帶着驚奇的心從東巷西巷聚合攏來問這問那，饑渴地請求我們解答，他們也是關心國事的啊，敵人的飛機已漸漸把他們驚醒了，但，還沒有組織成力量呢，從今天起，使我們更感到鄉村工作的重要。

第三天我們帶着標語，漫畫，歌詞開始一個大規模的宣傳，廣場上聚着洶湧的人群，「動員」，「民衆起來」的歌聲喚醒了和順的一個時候，每個眼睛都燃燒着憤恨的火焰，「我們要與他死拼！」「打倒敵人」。第四天我們得和順小學校長和教員的同意，到學校教救亡歌曲，晚飯後還一同出發到鄉鄉文教去宣傳，七十多歲的老校長做我們的嚮導，十一二歲的孩子是我們的伙伴，這增加許多的興奮呢。文藝鄉也是從沒有宣傳隊到過的地方，驚奇和喜悅的人群擠滿了一大廣場，一下子圍攏了，他們用饑渴的眼光盯着每一個講話的人，隨着說話的內容轉變他們的表情；憤恨，悲痛和堅決的復仇，被炸同胞慘死的畫片和敘述是多麼地打動着他們的心弦呢，在「打倒日本鬼」，「……」的怒吼聲中，大家依依地道別了。

隆隆的敵機在玲瓏的月色下飛翔着，興奮，憤恨交織着的心情鼓舞我們不斷地工作，用更大的鬪門回答敵人的屠殺！

第五天探訪了和順蘇姓的婦女和唯一的女子私塾——我們希望可能多做婦女的工作。那位女先生非常高興的接見我們，並且約好明早四十多位的女同學，當地婦女做一個談話會。

改天，我們一早依約地跑去，她們已在等着等候了。我們談着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的關係——婦女在抗戰中的責任，目前抗戰形勢與我們應做的工作，她們本身可能做到的工作。她們很樂意的接受了我們的建議：時常讀讀報紙，談談國事，不再談過去的只讀「人之初」之類的書，過殘熱知的生活。最後，我們留下了幾圖書，漫畫，標語告辭了。她們全體送我們到門口，的一個，那位女先生誠懇的要求：「請你們再住幾天吧，給我們更多的見識，我們一向遠此，就好像陰雲太照見閒了。」這，使我們覺得和順唯一的幸運的和認識，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這班有女我們是極端希望多接近的，但是別的工作催着，我們不能再逗留了。

忽忽地整理了行李，到校長那裡去告辭，老先生熱情地留我們多住幾天，「爲什麼這般急呢？鄉下人想多聽你們的講話」。這種歡迎跟來時有點異樣呢，我們也在欲笑了。最後他還說想在校裏組織一個「抗敵後援會」，可惜我們不能再逗留了。我們知道能有實現的一天。

由於主觀力量的薄弱，幾天的工作收不到滿意的效果，但是，也使我們深切的認識到鄉村救亡工作，尤其是婦女方面的重要。是，鼓勵着我們和一切工作同志不懈的努力吧！

十五日上午十一時離上鄉，和順的紅紅綠綠的標語在時時，「我們要保衛我們的田地！」「要我們的努力自衛中保障永久的和順！」（明）

黃河潰決，戰事重心轉移 敵寇突改變戰畧

一週間之抗戰形勢

抗一週，在我國外交關係上講，是積極開展的一週，在軍事形勢上講，也是積極變動的一週。這是互相連系的，顯著是增強我們抗戰本質力量，而敵寇則以其體的事實，証明敵人新近戰畧的失敗。

豫東決水泛濫，敵軍無法向西進攻。

敵軍土肥原部自攻陷開封以後，其一部份的主力沿隴海綫向西進攻，于七日晚陷中牟，其大部主力則由睢縣，杞縣向西南進攻，遍逼許昌，朱仙鎮，尉氏等地以入洧川，其前鋒部隊，並曾進至鄭州東南約百里地點，許昌形勢曾一度吃緊。至於由鹿邑經亳州沿鹿（邑），鄲（城）公路進攻郾城的敵磯谷師團一部，則進至淮陽以東某地點，被我軍截住發生激戰。另一綫在豫皖出正陽關，霍邱以入固始之敵軍某部，則在霍邱近郊與我軍相持。這是本月七八日前後，豫東，皖西北敵我軍事對時的大概情形。

當中牟以東劇烈行進之際，黃河南堤突然決口，滔滔黃水由中牟白沙間向東南氾濫，沿岸區域，頓成一片汪洋。同時，豫北之衛河，廣濟河，丹河，亦相繼決口，於是豫東豫北，一片水災，水勢由豫東直流皖西北，有與淮河合流之勢。災區之廣，將造成有史以來所未有。聞黃河南堤決口原因，係六月九日敵軍猛攻我廣武一帶陣地時，我軍左翼，乃沿黃河堤壩，予敵以英勇之抵抗，堤壩因遭受敵軍大砲烈轟及飛機之轟炸，遂致決口，豫東既一片汪洋，于是豫北之敵，亦乘勢將衛河廣濟河掘決，其手段之慘酷，于此可見了。

但豫北豫東，既一片汪洋，敵原來預定的由中牟直趨鄭州由洧川直迫許昌，由鹿邑，淮陽直攻郾城，由正陽關進攻固始，以遂佔隴海之軍事計劃，卻受到根本的打擊。淤水深處竟達七八尺，敵機械部隊，無法施展其作戰能力，因此豫東戰事自十日起漸趨沉寂。中牟之敵，大部退集開封，洧川之敵，被截住，其主力退集尉氏，通許。鹿邑之敵，逗留未敢前進，而北關一帶之敵，亦暫停向西進攻。敵人進攻豫東，切斷平漢綫南段之戰畧既告失敗，因此，又想由皖南，沿長江一帶，分水陸兩路進攻漢口了。

皖南形勢緊張，敵圖水陸向西進攻。

在上週，我們曾經指出過：敵海相米內，曾向敵大本營提出要求，敵海軍沿長江進攻漢口，須以陸軍五萬爲輔，才能完成其西進的任務。近幾天來，這種形勢的發展，更可以看得明瞭了。因爲便佔合肥的敵主力一部企圖窺宏桐城，期打通由合肥至安慶之交通綫，以入長江。

同時，敵海軍小艦艇數十艘，亦于十九日下午掩護敵兵在大通上游之烏沙洲強行登陸，與我該處守軍發生激戰，我空軍偵知敵艦集中大通，乃急派飛機廿七架助戰，在敵艦上空盤旋一週後，即施展轟炸隊形，一部瞄準敵艦投彈直接炸燬，一部在登陸之敵頭上以機槍掃射，未幾，敵機十餘架，亦自蕪湖趕到，雙方遂發生空中激戰。這一幕，是長江面上我機英勇作戰的第一幕。計敵艦一艘被我擊沉，敵艦擊傷一，而敵機一架，則被敵方自己高射炮所擊落。我岸上守軍，見狀不禁大笑。

經過此次激戰後，敵艦一部仍陸續上駛，企圖在安慶附近上陸。十二日夜，敵艦六十餘艘，突集中安慶江面，向城內外轟擊，同時並掩護其陸戰隊上陸，我軍以敵勢衆險可守，暫時退出城郊。敵軍並由南京陸續向皖方增援，預料這一線上，水陸雙方將有更激烈的戰事。刻下，我正遣大隊主力，向該方增援。我某總司令並在舒城南親自督戰。總之，目下戰局的重心，已移到皖西南沿長江一帶了。

武漢形勢極穩定，我決以全力保衛。

這種新的重心的轉移，對於武漢，是否就是有新的威脅呢？我們可以堅決地回答，這又是敵人自找失敗的戰術。因爲自安慶以上，敵如沿長江由海軍進犯，則處處有受我岸上砲位射擊之可能。江面既狹窄，瞄準必更準確。來一艘擊一艘，看他們逃到那里去？第二，沿長江九江下游馬當一帶，我們憑山據險，築有最堅固最新式的封鎖綫，並在兩岸帶蜿蜒千餘里的群山峻嶺，設有最堅固的防禦工事。這些工事，經過年餘之努力才完成的，敵人要向這方面進犯，自屬困難萬分。第三，我們就武漢外圍防禦綫的整個形勢而論，環繞在皖鄂豫邊境的大別山脈，環繞在皖贛邊境的有馬鞍山，環繞在鄂西北境的有桐柏山脈，這些山脈形勢天成，我軍刻正在這方面積極築強固工事，以備萬一。我軍新練之主力部隊，正分佈這一帶互相連絡，我軍刻正誘敵入山林地帶，展開廣泛之山林戰，分頭殲滅敵人，這是我們佈置中原大會戰的預定計劃。我最高軍事統帥部委員長曾經說過：「今後作戰地區的形勢利於我而不利於敵，現在戰局的關鍵，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據守，最要緊的是一方面選擇有利地區以擊破敵人主力，一方面則散佈我軍于其他地區及敵軍後方，以儘量消耗敵人的力量。」這話實已明白地指明了我方戰畧的基本原則。

享樂荒淫與飢餓　曾從慎作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漢風

陳村通訊

今晚整條村好像特別的興奮，在屋門口，在空地上，農民們三五成群地聚集着，熱烈地而有點激憤地談論着白天所發生的事情。遇見了幾個相熟的同志，他們都很興奮地把這事情向他們傾訴着。

事情是這樣的：

今天這里有許多人用艇裝了蠶繭到陳村去賣，在回來的時候（有些是在去途中，將到陳村的時候），卻遇到幾隻載着幾個大漢的小艇，追捕他們的蠶艇。據那些大漢說是徵收轉口稅的，但既無制服，又無憑證，而且並不按照轉口稅率抽收的，有些只賣得十多元而被抽去四元，有個農民只賣得廿多元，而他們要強抽七元多，更加可鄙的就是並無收據。有幾個膽小怕事的農民，就這樣的忍痛被他們抽去了，其他的或者和他們爭辯，或者走脫了，有些不知底細的便喊起賊來。這樣的釀成了一場很大的風波。

這件事情發生了之後，附近許多的農民知道了，都不敢把蠶繭載到陳村去賣，恐怕再遇着這樣的事情。

幾個同志將事情的大概向我們報告了之後，還憤憤地說：

「同志！你們常常和我們說政府要我們大家去打日本鬼，但像今天這樣的事情，倘直是叫我們農民無法過日！」有些人說得還憤慨。

我們知道他們對于這件事情發生了一個可悲的誤會，他們把這事情看做是政府要這樣做的。因此我們便盡力向他們解釋：轉口稅是政府爲着彌補因和日本鬼打仗後所損失的稅收，爲着增加抗戰的力量而徵收的，而且有一定的稅率，每百元才抽七元五，並不像今天那些人這樣的無理的勒索。因此，今天這件事情決不是政府要這樣做的，或者只是幾個壞蛋所做出的勾當。經過我們解釋之後，他們對于轉口稅被明白了，而且表示應該繳納。

但是這事情的根本解決，卻並不是單單解釋所能了事的。因此我們願意將我們對于這件事情的意見，提供給主管轉口的機關及賢明的政府當局，希望能夠根本的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不能斷定那些截留勒索農艇的大漢，究竟是海關所派出的員役，抑或是無賴地痞之流？但無論如何，我們希望陳村海關要徹底的查究這件事情，如果是海關的員工，應該嚴厲的懲辦；如果是無賴地痞之流，也應該負責徹底防止，並使以後無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爲這事情，不止增加農民的痛苦，而且會影響到轉口稅的征收，更其重要的是影響到整個的抗戰。

其次，我們覺得，農們對于改善轉口稅收辦法的意見，很值得參攷一下。他們認爲以前其要他們在未賣貨以前到海關去繳納，以致扣留貨物這樣的費時費事（因爲農民們在未賣貨以前，根本無錢繳納），還不如由繭棧代收，由繭棧按照轉口稅稅率，在貨價內扣除，然後繳交主管機關，這樣還來得方便的多。這點意見，我們希望主管機關加以攷慮，並在可能範圍內，加以改善！

最後我們希望賢明的政府當局，在這抗戰期中，應該嚴禁注意這樣的勒索人民的情事，並應該嚴厲下，徹底防止這種事情的發生，切實的保障農民的生活！

節約運動標語

1·節省一分金錢，保存一分國力。
2·節省無謂的浪費，多做有益的工作。
3·救人就是救己，愛國也是愛家。
4·節省糖果錢，購買公債票。
5·少吃海味少吃糖，多救難民幾條命。
6·多銷難民的生產品，少用便宜的舶來品。
7·來日正艱難，金錢精神，切不可浪費。
8·要做中國主人翁，應有刻苦耐勞的精神。
9·養成勤儉的習慣，做個有氣節的國民。
10·減少遊戲時間，做小先生工作。

上海市小學界同人進修會擬訂

江海關華員護關運動的意義及其展望（中）

振川

我們既確定了我們華員今後行動的原則，那末，任何事實違反了這兩大原則，我們就要[illegible]當然自己要死力爭取。我們過去受我政府優待的待遇，無以復加，這時更應該體念我政府抗戰到底的決心及不願我們爲偽組織服務的暗示，堅決反對敵人漢奸的卑鄙無恥的援牽。否則處貧事仇，何以對我前方浴血抗戰的戰士，何以對我後方堅苦撐持的民衆，更何以對我勞苦功高的蔣委員長！

（三）護關運動的意義

此次江海關華員的集體行動，雖然[illegible]使中外前，避受無辜損失而告一段落，沒有把它擴大，但無可否認的，它的影響，已普及於全國各個階層以及全世界人士之前，僅就這一點影響而言，它的偉大的意義，已能永久存在於我全民族求生抗戰的里程碑上！也將是我華員護關救國的鬥爭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綜合起來講，這次行動的意義，可以分成這幾點：

第一，我們的行動，首先以堅決強大的力量，給敵人漢奸無恥的提奪一個迎頭痛擊，使敵人漢奸對我海關的陰謀，無法順利的實現。

第二，我們的行動，不但給敵人漢奸提奪海關的企圖一個打擊，同時也因爲我們的行動，激動了其他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使他們更堅決的站起來，各方面加緊密切的聯系，準備迎擊敵人漢奸的提奪，這樣，使漢奸敵人接收其他政府機關的計劃遭受到很大的阻碍。

第三，我們反對重視我國犧牲我利權的英日海關協定，並且向租護侵畧者的張伯倫政府提——抗議，海關華員這嚴正的呼聲使締訂這協定的張伯倫政府受一次自省，而我們嚴正的呼聲，在世界公正人士面前，更將引起普遍的同情。這一點國際宣傳的影響，也是無可否認的。

第四，我們支持了抗戰到底的國策，這一次我全民族的抗戰，必須堅持到底，才能爭取我們勝利的前途，這一抗戰到底的國策，尤須得到各階層同胞的熱力擁護和贊助。我們這次的行動就向政府明白表示我們擁護及支持抗戰到底的決心，並且隨時願在我政府指示之下，作更進一步的犧牲與奮鬥。

第五，我們向全國同胞，表白了我們嚴正的立場，袪除——全國同胞對我們所有的誤解。我們過去的努力，獲得各界同胞的信任，與愛護。惟其如此，在英日締訂協定，海關危機日甚一日於今日，更應切地希望我們繼續保持以往光榮的歷史，而作一個嚴正的表示。我們就應該自動的起來奮鬥，且實現了他們對我的迫切熱烈的期望。

（明日完）

「未死的兵」原定六月五日出版，現因廣州慘遭轟炸，印刷所裝訂所休業，致未能如期出版，預定各戶請稍候數日，一俟時局稍定，即刻快郵寄奉。

新華日報本市定戶公鑒

本報現仍照常發行，惟日來本市定戶，多有遷移，未告本館，以致送遞報紙，無人收取。爲特登報公告，務希本市定戶，遷移地址者，即日告知漢民北路四十號本分館爲荷！

新華日報廣州分館謹啓

國際反侵畧大會中國分會廣東分會爲徵集抗戰資料及影片啓事

本會爲擴大國際宣傳，暴露敵人暴行，表彰我國抗戰的英勇事蹟，特向各地黨政軍學機關，民衆團體，文化界及攝影界，通訊社，各界同胞，徵集下列資料及照片，其辦法如下：

（一）內容

（甲）關於日寇暴行反侵畧事實：一，轟炸慘劇，二，轟炸文化機關，三，施放毒氣，四，姦淫擄掠，殺人放火，五，轟炸友邦生命財產及侮辱外僑事件，六，強佔工廠，商店，農田，民房，稅收機關等，七，強迫淪陷區域壯丁當兵服役，八，販賣毒品走私，九，特務機關，十，文化侵畧，如製造傀儡教科書及其他暴行事實。

（乙）關於我國抗戰之成績：一，我國機械化部隊，陸空軍，游擊隊，壯丁隊，自衛團的壯烈事蹟，二，我陸空軍主要戰役之勝利，三，我將士忠勇之戰績，四，戰利品，五，前後方民衆參加戰地工作如軍民合作，及救護傷兵難民兒童等，六，國際對我民族仁愛和平之事實如慰勞，救濟，捐款，抵制日貨，以及各種反日援華大會等等。

（二）辦法

一，照片最小以普通三寸爲限，最好能放大爲明信片或八寸，二，小型底片，如在當地不便放大，可由本會代行放大，三，來稿應詳細說明事件之地址，日期及其內容，四，來稿版權，仍爲作者所有，作者除投寄本會作爲國際宣傳外，得自由投寄任何報章刊物，再次發表，五，來稿最好爲簡短性質，本會當以出版物如外國文宣傳小册子及最好藝術品交換，或酬費及材料費每幅三角至五角，特別名貴作品，格外奉酬，六，其他小册及報告文件稿酬辦法另同，名貴作品另議，七，寄件處：廣州德政中路一三三號三樓國際反侵畧大會中國分會廣東省分會收。

文化崗位

衡陽歸雁

白薇

夏衍先生，風，林，鋼：

我在廣州，像囚人解開了鐵鍊，我們很快樂地見面，往來，很自由地呼吸，八紫荊，木棉，影樹，紅艷艷熱烈地開遍廣州的春末夏初，很快樂地過了兩個多月，在那自由的空氣，抗戰的情緒，及你們親切地關照下，我的心情像鉢在海面的末波，呼吸像能吞吐千百丈，不知不覺我由病人轉好，由好滿胖了。我該怎樣感激偉大的時代？該怎樣感激你們的友情？我又是怎樣留念南國活潑勇敢樸質又天眞的青年男女，而不想離開廣州啊！

假若我有相當的工作，我眞想長住在廣州，和千萬加熱青年一起幹，但我像沒有生根的草，沒有工作絆住我的腳和心，一切都在嬰着多勞的包辦下，我兩隻想救亡的手和腳和一顆熱的心，被擱在別人轟轟烈烈的圈子外。如果別人眞是救國救民轟轟烈烈的幹着也罷，而那些已而不大辦的名人之殺風景，倒熱情，眞使我痛苦着自己這雙[illegible]的落雁！我心里十分想留留不下，不得已走了。

走那天，本想一一辭別你們，給傾盆的大雨阻了。沒有告別你們，心頭總是不樂，不快。

丁克，歐查，冒雨送我行，車站上，還有位順便送他二弟的帥清入骨，熱燒天地，和鵑聲，沒綠花的李益拙先生。

車離廣州時，正是黃昏細雨，汽笛一吹，我的心像火車的輪子跳動，心的力，像傘骨輻射着住我親切的人物，車相，兩道時光，影笑，半留在廣州，在映着你們的影子和其他朋友們，映着南國的春光色色；一半隨火車帶走，映着窗外的綠野點高低低，淺山環繞，遠近彷彿樹蒼翠，遠綠如幽欲滴，閒插秧禾出很可愛。

車過韶關後，青山稻田款款，白雲蕩山變，山山重疊遠復近，穿過一層層，飛來無數無限層，火車盤旋在山腰山頂，九峯一帶群峯觸天，面面是高山聳繞，看不見前途，路似劫斷，碎石站旁懸崖壁，圍圍的，一座座，疊成如莊嚴偉人的古堡。江水彎彎環山流，禾出層疊依山走。嫩綠的禾苗悅人心，奕照壁射的風景，使人氣概豪壯。嶙峋的彈洞，散放在粵漢鐵路兩旁，渦水般鑽，不知多少隧道，橋樑。

過山的底部郴縣，我下車了，兩部人力車，把我和行李拖到市中心，住下上等旅館了。這兒上等旅館的上等房，只六角錢一天，熱鬧的街道，也狹窄得可憐，我既使在街上走且閒，豬肉一元五斤，雞蛋一元自七十個到百多個。鹽，一元只有四斤多。

郴縣我沒有熟人，也不會到過，我爲着想知道這兒的抗日情形，費了好些麻煩，才遇到位遠房姑祖，她是由南京逃亂來的，由她，我才知道抗戰在郴縣，除開訓練所，甚麼都談不上，婦女運動還未開始，女人比牛還勞，狗一樣賤，蓄婢養婢如故，婦女全睡在封建的鼓里。但小學還有男同學，也有職業女校。唯士兵頗多，街頭偶有抗日標語。我被大雨留在郴縣一天半，這一天半給深印我腦的，是兩個人的談話：一個是旅館里我隔壁房里的青年軍官，他很優遊溫和地和朋友談這說那，話題總不外飲食，打牌和女人，我和他的房子僅隔半截板壁，他們一話句句聽得清楚，他說：『我去年給×姑娘化了千多，今年又給姑娘們化了幾千，有時我想起來也好笑，自己辛辛苦苦弄到的錢，自己倒不捨得用，却甘心情願，把所有的錢，都給姑娘化了……』聽他們說話，他是營長，他們幾個都是軍裝，皮帶，整日打牌，好吃。旅館的茶房，對他們唯命是聽，對我，怎樣喊他們都冷顏顏不想動。誰個在存亡關頭的國家，在職軍官，是這樣好吃，愛賭，慷慨對姑娘？一個是位遠房的曾祖母，她在職業女校當了三十多年校長，已經七十多歲了，她的獨生子在漢口當營長，她總要向我去漢口看她的兒子，並且反復地說：『我要鼓勵我的兒子多殺些日本鬼，身爲軍人，既然以身許國，就該爲國家出力，和我們的仇人日本鬼拼，我老了，沒有人要我上前線，假若前線還要我去，我一定拿槍去和日本鬼拼！』

這老太太的壯語，和那好吃，愛賭，慷慨對姑娘的營長的話，是代表着中國的什麼呢？假如那位愛賭，好吃，慷慨對姑娘的營長，就是那位熱心愛國的老太太的兒子，這老太太可不活急壞嗎？………祝

撰安！

白薇　五月二十九日

母親，把我獻給祖國吧！

郁風

母親！我好，我平安。

從許多電報，許多信，許多來客所帶來的消息中，我知道母親爲了掛心我的安全已經十幾日不曾安眠了。

野獸般的敵人的炸彈沒有傷害到我，也沒有傷害到我的工作意志。我沒有因爲在空襲中生活的不安定而感到苦惱，也沒有因爲工作的受挫折而氣餒，悲觀。但是，母親！我却爲了你爲我的担心而不安了！爲了你爲我的焦慮而憂慮了！

我彷彿聽見你在呼喚着我的名字，那聲音是太熟悉了。當你睡在病院的床上，我整夜的陪伴着，那聲音就是從暗淡的醬色燈光下病痛的呻吟中發出來的。

記得在抗戰以前，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已使我們不能再忍受的時候，你曾怕懼的說過：「爲什麼還不跟他拼拼呢？拼一拼也許中國有活路，而這樣下去是只有死路一條了！」不久抗戰眞的爆發了，你興奮得買了許多疋布，發動了親友中的太太小姐們來替傷兵做衣服做繃帶。做好了親自到各個醫院去分給傷兵。但是可咀咒的那一天，你又到先施公司去買布，敵機的炸彈正落在先施公司的樓邊，在混亂中你被炸彈片玻璃片弄得滿身是血，昏過去了。……你住在海格路紅十字會醫院裡，我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才能陪伴你，給你講我們一天的工作，講許多動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你常聽得下淚，有時我們帶些橘子給你吃，你總叫我拿去給隔壁房間裡的傷兵吃。你體貼傷兵的痛苦，就難過得不能入睡。

幾天之後，因爲碎玻璃沒有取乾淨，傷口，耳骨又發炎，那時正是上海救亡工作最緊張的時候，也是母親的傷勢最嚴重的時候，記得那一天下午你在醫院裡用第三次大手術，我從很遠的地方趕到醫院，你正從手術室裡被抬出來。當你從昏迷中醒轉來的時候，抬起眼皮看到我，你感到安慰似的微笑着說：「你也來了！」但是當你仔細的看到我滿臉的汗，手上挾着一大堆宣傳品時，你又輕輕嘆了一口氣，掉過臉去，用微弱的聲音說：「你還是去吧！你有你的事呢！有他們陪我就行了。」當時我感動得不知要說什麼好，啊！母親！我常在我的同伴們面前驕傲你，我有着這麼一位偉大的值得驕傲的母親，我更要努力工作了。

上海淪陷後半個月，我預備隨大批的工作同志到廣州或者武漢，那時你的傷勢還沒有完全好。將近三月的病床生活和高度的身體神經的傷痛，折磨得你失去了自信，悲觀，情緒不時的搔害着你的心。你不放心我走，堅決的不許我走。爲了這，你常常痛苦得流淚而使你的熱度增高。我用種種方法解釋都沒有用。那天早上談話幾乎決裂了，你很生氣的說：「就是不許你走！你這次要是走了，就永遠不要再回來，我不再認你做女兒了！」

我很難過的跑出去一整天，找朋友借一點路費，想先走了再說。並且要想一個什麼方法使你不致太傷心。晚上，拖着滿懷爲難的心情跑回家去。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你已經扶着病起來在爲我整理行裝了，把父親的棉袍臨時改了給我帶走。一雙襪子，一塊肥皂都親自爲我放好。這時。我忍不住哭了，而你反而很冷靜地說：「我知道我留不住你了。………船票已經買好在×伯那裡，你自己去拿吧。」

母親！我永遠不能忘記！在船上我曾默默的對着無邊的海宣了誓：母親把我獻給了祖國，我將終身爲祖國的解放而用盡我最後的力。母親爲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的代價，是要敵人支付的！

但是，現在，在敵人用大屠殺的手段來打擊我們的抗日信心的時候，在華南的民衆抗日精神戰線正需要我們來防守的時候，母親却焦灼的催我回去了。

我不能回去啊，母親！

當你想到這是爲了一個青年對於受辱的祖國所應負的責任，這是爲了母親，你自從孩提裡灌輸給我的向上的意志，你也就不會生氣了吧？

母親！別担心我！我爲了工作不能在你身邊，願你保重自己。你曾光榮的受了傷，光榮的爲許多新中國的年青戰士所尊敬。讓千千萬萬的母親們學習你，把自己的兒女獻給祖國吧。

◇　◇　◇

時事諷詩

被炸的死靈魂

楚原

我夢見——
我被炸了。
呼——呼——警報，二次警報，
敵機飛來了！
一架，二架，三架…………
飛，飛近了，
飛，低飛了！
轟，轟隆，完了，我完了！
沈重的牆壁壓着我
尖利的彈片炸着我
我的肉體，像被餓狼咬碎了
東一塊，西一塊，
紅的血影，白的腦花，
散亂在路邊的電線桿上。
人群在我屍旁經過——
掩着鼻，閉着眼睛，
怕，怕極了，好像沒有恨。
哦，他們要逃，逃到澳門，逃到香港。
同胞們太受驚了！我躺着想，
還有熱心的救亡工作者，
攜着箱，帶着籠，愴慌在擁擠中，
我想替他買船票，
替他搬行李，
可惜我不能動了我已死去。
我的遊魂飄渺在死的世界，
但不久，我發現了！
我不爲他們行走着的軀體
所迷惑，
我發現他們的靈魂，
是和我一樣被炸而死去了。
然而，還些靈魂自慰還在活着，
嘴里還提出理論，喊着前進，
前進，前進，吵得我夢醒了。

中篇連載

征

提延

（三七）

陽光從東邊的屋頂，移到西邊的屋頂，噪叫着的麻雀，由這個欄木飛過那個欄木。駱駝的鈴聲，從遼遠的傳進來，幾隻失了主人的豬，長着[illegible]巴，在角落尋着食料。

一個騎兵，從後面急速的跑來，馬頭向右一拉，立刻低下來。跳下馬，騎兵，左腕寫着一條紅布寫着『傳令』的白字。當着馬蹄的聲音漸漸的遠去，直豎的尾巴，從前面消失了。

林少尉便領着他們，從一條街道，過一條街道，轉了幾個曲折。

沙龍咖啡店的兩個軍隊中間一個少年，沉醉於飲酒的招牌高懸着。

『沙龍咖啡！』丹羽悄悄地對着長門暗示着。

『包圍起來！』

門口立刻四個軍兵守衛着，在這近幾個小巷口，都各分配了軍兵把守着。

少尉自己領着八個人，從門口進去。

『請進來！』少女溫和的招待客人一般，喚出優婉的調子，望着長門丹羽。

『久不見了呀！』

『捉起來！』

少尉的聲音振顫着。五個少女，被捉着。

老板，慌忙從裏面跑出來。

『捉！』

『什麼事體嘛？』老板睜着眼，從翻過來的手，沒有抗拒的力量。可是，四個女子却微微的笑着。

『你們什麼事體？』向軍兵問着，兩手袴索着的少女。

『誰知道？也許是叛徒吧？』一個少女故意大聲叫着。『死也好。』

在路上，大尉和一個中尉騎着馬，從遠處跟着幾十個軍兵。

『捉到啊？』大尉微笑着。少尉手指着後面幾個女子和一個男子。

『你叫齊藤嗎？』大尉眼睛光狠狠的釘着他，那個男子却哭喪着臉的望着大尉，表示着求饒。

『你家裏藏着好幾個女子呀！』

『老爺，她們做的事體，小的實在不知道。』

『她們和叛軍的頭目，時常往來，叛軍退却，她們還準備秘密在這裡通消息，你完全不知道？』大尉用着好大的力氣，一個字一個字，好像從喉裡擠着出來似的。

『好吧！你的頭暫時架在你身上！』大尉向少尉說：『這兩個傢伙解到總部去！』

『這幾個，立刻執行！』（未完）